



# 魔 鬼 的 行 踪

陈杰著

1247.5  
3364  
3

BK91123

# 魔鬼的行踪

陈杰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
B 429302

魔鬼的行踪 陈杰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农安县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6.75印张 358千字

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吉林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355·807 定价2.7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一个来自东南亚毒品中心——金三角的客人，突然昏迷在宾馆的客房里，经及时抢救，客人苏醒。服务员却发现他不是日前来投宿的客人，在公安人员追问下，他讲出是冒名森林魔鬼来干一件不可告人的勾当。此刻森林魔鬼已去向不明。于是一场侦察追捕开始了，终于将森林魔鬼逮捕归案。可是另一个真正的魔鬼却悄悄的开始行动了……

新厂长被指控强奸女文书，而当公安机关立案侦破时，女文书却悬梁自尽了，群众反映办公室主任和死者关系暧昧，却不知有个幽灵正在此间徘徊……

澄海市发生一起重大文物盗窃案，自称“鬼手”的罪犯却来自海外，正当怪事接连发生之际，“鬼手”的魁星却从天而降……

在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东方明珠香港，处处都有黑社会组织设下的陷阱。一个举目无亲的年轻姑娘不幸落入魔爪，被迫从事走私活动。是谁救她逃离火坑……

罪犯巧设奸计，少女坠入情网，公案人员深入盗穴，在壁橱里又发现了另一个女人。细问之后，她也是个被害者，罪犯的去向仍待进一步追查……

在通往深圳特区的公路上，汽车司机突然遭到黑面歹徒的劫持。随后来了一场车毁人亡的大祸发生了。当公安人员闻讯赶到的时候，幸存者却说车祸是司机为杀人灭口有意制造的……

# 只 当 是 序

胡 昭

老友陈杰新时期以来创作甚丰，年年有新作问世。近又有合集要出版，沉甸甸地捧了来置于案头，命为序，我既为之高兴又颇感惶恐。

高兴，为陈杰多年来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，成绩斐然。惶恐，因自己面对着一件并不十分了解的事物。

对于前几年各色小报充斥书市，以色情和凶杀等等刺戟人的东西冲击文学和出版事业的局面，老实说我是愤愤然的，在各种场合也说过一些不赞成的话。后来读到专家们的文章，说是从各国的文学史来考察，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总是并行发展的，因为有一大批读者着实喜爱后一种文学。所以，一方面对那些粗制滥造低级下流的、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学之物要坚决抵制，一方面对于认真创作的通俗文学还应该给予引导与扶植，促其提高。这道理，仔细想想也容易想通。我们中国自从“市民文学”兴盛以来也出现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，公案小说、演义小说里都有上乘的文学，许多人要打倒终于未能打倒的《水浒》不就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小说么？

当然，自通俗小说一出现，也同时出现了一批品格不高的以此为生的文人，专门制造一些格调不高的东西用以牟

利，既败坏了读者的胃口，也败坏了通俗文学的声誉。这在今天，我们可以用文艺批评的武器加以鉴别，帮助读者辨别良莠，免上其当。同时，真正热心于通俗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写出好的作品来争取读者，大致是更为重要的手段。纵观中外文学史，以通俗文学创作而成为大学者也实在不少。我国的《水浒》等书是通俗文学，大仲马最著名的作品又哪一部不是通俗文学？据今年第五期《世界博览》介绍，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·迪拉斯的长篇小说《情人》获法国文学大奖——龚古尔奖，被誉为“伟大的大众作家”所写的“大众作品”。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：成就高下的分野不在于你是“纯文学”还是“大众文学”，更重要的与更本质的区别在于作者本人格调之高低，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还是胡编滥造。近几年读了几部加拿大作家阿瑟·黑利的作品，也读了点关于他创作活动的介绍，他的《钱商》、《航空港》、《大饭店》和《最后诊断》著作品都是以某一行业为背景创作的，创作之前都要对这一行业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，了解透彻了才肯动笔。他写一部书从调查到写作点要用两三年时间。从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于银行、民航、旅店、医院各业专业知识的熟悉，对那些专业人员生活与心理观察之深刻。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家，用我们的说法，他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，因此他的成功也是必然的。照我想，我们的通俗文学作家应该从他的创作得到一点启发。

其实，说破了，通俗小说和别的小说的明显不同就在于它更注重情节之“奇”。只要奇得有生活根据，不荒诞无稽，能令人信服，又有什么不好？中国人有句古话叫“无巧不成书”，写书人的能力就在于抓住生活发展的必然与偶然

的交叉处，抓住这种“巧合”，给予艺术的体现。对生活熟悉与了解不够，恣意编造，碰钉子是必然的。

说了许多外行的闲话，赶快回到本题上来。陈杰跟我同年，创作时间也相仿，但在文学创作中我们搞的是不同的行当：我写诗，他写小说。对于他的工作领域我很不了解，只是读他的作品，觉得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，对于他写的对象——公安干警的工作是了解的。外国有一批专门的警察文学，把他们的警察写得神乎其神；我们为什么不该写写我们这些维护法律尊严、保卫四化建设的公安战士们？他们的丰功伟绩理应赞颂。陈杰在艺术上也颇具功底，并相当努力，我想读者是可以寄予厚望的。

这些闲话陈杰兄如不见怪，只当是序。

1986年9月末 长春

## 目 录

序.....	胡 昭 ( 1 )
魔鬼的行踪.....	( 1 )
阴谋从这里开始.....	( 143 )
鬼手.....	( 194 )
狂涛.....	( 275 )
飞旋的盗影.....	( 354 )
海葬.....	( 397 )

# 魔鬼的行踪

## 第一章 昏迷的旅游者

### 一

春城，果然四季如春，名不虚传。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座落在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上。她不光有山川之美，更有宜人的气候，兼蓄了西南各省的特点，既有昆明的淡雅，又有桂林的清秀，同时还具备了成都的古朴，贵阳的凝重。由于上述种种原因，自从对外开放以来，她犹如一朵盛开的山茶花，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旅游者，到这里来游山玩水，寻幽探胜，饱览自然之美；观赏古迹，追今抚昔，略窥中华文化之沿革。尤其在这飞花流火，莺歌燕舞的盛夏季节，无论是在盘山的小路上，还是在浓荫深处，溪边湖畔，总是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。

近年来，春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大好形势，新建了不少大型的，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旅馆、饭店……尽管这样，但仍满足不了旅游者的需要。各接待单位一直处于人满为患的状态中，旅游者找不到投宿处的情况时有发生。因此，有关单位采取了有效措施。新的旅馆饭店正在破土动工，逐次兴建。

春湖饭店是春城最大的一家饭店，也是每年接待客人最多的饭店。她座落在春湖之滨，闹市一角，环境幽美，交通方便。也许这就是外来旅客愿意来这里下榻的原因之一吧。

春湖饭店还拥有一处很大的园林。这园林仿照苏州、杭州等地江南名园建造的。园里的一山一石、一亭一榭、一草一木、一溪一径，都是经过专家们精心设计，巧妙布局，将园林之美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，可算得独具匠心，巧夺天工。那小桥流水，那溪畔亭台；那通幽曲径；那飞瀑响泉，曾使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流连忘返，延长归期……更加上这里的服务员，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年轻人，他（她）们熟悉业务，精通外语，不论接待什么国籍或哪一地区的客人；不论是什么肤色或种族的客人，都是彬彬有礼，不卑不亢，服务周到，待人热情。

正因为春湖饭店具备了上述条件，所以她一年四季很少有空闲房间。

饭店主楼面对春湖。这是一座十二层楼的现代化建筑，样式美观，设备豪华。走进每间客房，都给人以开阔、敞亮、舒适的感觉。跨进主楼正门便是高大轩敞的门厅，四根玛瑙色大理石圆柱，花纹绮丽，色泽鲜艳，与淡绿色大理石地面相互反射，交映成辉。正对着楼门是一幅用马赛克砖拼起来的壁画——泰山观日图。画面上云海翻腾，霞光四射，一轮旭日，喷薄而出。气势磅礴，笔力刚劲，岱岳风光，尽收眼底。

门厅两侧，各有一排墨绿色丝绒沙发，与地面的淡绿非常和谐，显得庄重大方。门厅左边是旅客接待室，右边是客房经理室。

客房经理室是接待客人的中枢。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名经理在这里值班，负责处理客房事务。在宽大明亮的写字台上，并排摆着四部颜色不同的电话。

墙上的电钟正指十点，早班客房经理范乃晨，正在忙着处理日常工作，左首那部天蓝色电话突然响起来。他拿起电话讲了几句，放下之后，扭头望着悬挂在背后墙壁上那巨大的飞机、轮船、火车、汽车从春城始发和到达的时刻表，然后翻开摆在桌上的旅客预订房间登记簿，他那明亮的目光很快地在簿上扫了一眼，又拿起电话，叫通车库，逐一的派车去机场、码头、车站迎接客人。他还没讲完，另一部玫瑰色的电话又响起来。

范乃晨匆匆结束了谈话，又拿起正在响着的电话，立刻听到急促的呼叫声：“经理室吗……”

“是的，这里是客房经理室。”他微皱眉头，“我是范乃晨，有什么事情，请讲吧。”

“范经理，我是七楼服务员李碧。我们正在清扫房间，发现723号的客人正处于昏迷状态中，很危险……”

“处于昏迷状态，是不省人事吗？”范乃晨眉头蹙在一起，急切地问。可能是对方做了肯定回答，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果断地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就去。”

## 二

每天早晨从九点开始，客房服务员接班后，照例要清扫客房。在这个时间内，还要洗涮茶具，更换床单……

年轻的女服务员常荣和李碧，拿着清扫工具来到723号房间，看见客房的门还紧紧关着。常荣站在门前沉思着……

因为来这里的游客，多数都是争分夺秒，不忍浪费一刻光阴。许多人早早就跑出去，攀高峰，登峭壁，在高处纵览黎明的秀色和日出壮观。很少有人躺在床上睡懒觉。也许这位来自香港的旅客例外……。不，不会的。这位客人在这里住宿快一周了，他每天都很早出去，夜班服务员和早班服务员几乎都很少见到他。今天可能是因为特殊原因起晚了。什么特殊原因呢？吃醉了酒……这位客人不象狂饮之徒。生病了？这倒有可能。病，对孤身旅客来说是最大的威胁，我们有责任照顾好每一位旅客……常荣想到这里，抬起手在紫檀色橡木门上轻轻敲几下。

房间里一片沉寂，没有回音。

“客人可能是正在熟睡，你再敲一次。”站在后面的李碧提醒着说。

“笃笃笃”常荣又敲击一次。因为用力大些，声音比前一次大得多。

房间里还是没有任何声息。

常荣望着橡木门沉思片刻，又疑惑地看看李碧。

李碧紧蹙着眉头看了下表，沉思着说：“已经快九点了，还不起床……可能是用过早点又回来睡下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这位客人没有睡早觉的习惯。”

“会不会是生病了……”

“有这种可能。”常荣犹豫一下，“我们先去清扫别的房间，回头再来这里。”

“好的。”李碧拿着清扫工具朝另一个房间走去。

清扫完整个楼层，她们又来到723号房间。常荣又在门上敲了几下，然后她耳朵贴在门上静听着。

里面仍然静静悄悄，没有任何声响。

李碧急了：“是不是客人早就出去了，我们还在这里傻叫。”

常荣也感到奇怪，她提议说：“进去看看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常荣立即表示赞同，从钥匙环上找到723号房间的钥匙，插进锁孔轻轻旋转半圈，弹子锁咔嚓一声开了。推开了紫檀色的橡木门，一股含着酒精与酸臭的混浊气味冲进鼻孔，刺激着姑娘们的神经。她们在外面停了一会儿才走进去。

桌子上杯盘狼藉，杂乱无章。还有两个空罐头盒，一个空葡萄酒瓶。

这一切都证明，客人昨天夜里边吃边喝，睡得很晚，很可能是烂醉如泥，但还睡在床上……

她们轻轻走近套间门边，果然看见客人还仰卧在席梦思床上。

常荣和李碧停下来望了一会儿，扭过头互相对视着。她们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表示不可理解。沉默一会儿，李碧轻声说：“我看不必惊动他了，先清扫外厅。”

“好的。”常荣无意地朝床上瞥一眼，脸上露出惊诧神色：“啊——”

“怎么啦？”刚走到外厅的李碧，忙转回身问道。

“快来看，客人脸色不对呀。”常荣有些紧张地说：“他嘴里还往外吐着什么东西……”

李碧迅速跨进卧室，卧室里虽然还挡着窗帘，光线很暗，仍能看清楚客人的脸色惨白，粘液顺着嘴角流到床上，枕巾和床单都弄脏了。混浊酸臭的气味就是从这里产生的。

一时之间，常荣和李碧都惊呆了。

沉默了几分钟李碧才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能不能是得了急病，患了中风……”

“不好说呀！”常荣朝外厅的桌上看一眼，“会不会是食物中毒？”

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哪！”

“快去报告给领导吧。”

“我去……”李碧转身欲走。

“先别走啊！”

“怎么……”李碧停下来。

“客人昏迷不醒，弄不清楚是酒醉还是中毒。此刻谁也不能单独离开这里，同时也不能触摸移动任何东西。”

“你说怎么办才合适……”

常荣指了指外面桌上的电话。

李碧笑了。跑过去拿起电话，叫通客房经理室。

### 三

客房经理范乃晨，离开电梯，走进723号房间的时候，李碧已经拉开窗帘，开动空调器。绚丽的阳光射进室内，方才那昏暗、阴森、恐怖的气氛顿时不见了。混浊酸臭的气味也在逐渐消失……。

范乃晨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，又俯下身子细看着客人的脸。他发现客人不光脸色惨白，而且呼吸也很困难。他又拉出客人的胳膊，用三个指头轻轻按着脉搏。发觉客人的脉搏微弱。

范乃晨的眉头一下皱紧了。这位昏迷不醒的客人是患

病，还是中毒，一时之间很难弄清楚。他把两个服务员叫到外厅，说：“这房间里的一切东西，暂时不要动。”

李碧严肃认真地说：“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”

“好，这很好。”经理满意地点着头。他走近桌边拿起电话，通知保卫科派人来照看房间；通知车库派车，立即送客人去医院。

范乃晨放下电话，又问李碧和常荣：“这位客人叫什么名字，属什么国籍，从哪里来，到春城是经商还是旅游？”

对于熟记每位客人的姓名、国籍、职业、是每个服务员热情周到为旅客服务的必备项目之一。常荣听经理这样发问立即爽快回答：“客人是上星期三从曼谷搭英航班机来春城的。他持有香港当局的签证，名叫邝百顺，华裔，登记簿上的年龄是四十五岁。不过，从客人脸面上看，好象不止四十五岁。我们估计起码也要超过五十岁。”

“在国外有些年岁大的人，不愿讲出自己的实际年龄，往往是少说几岁。尤其是年岁大些的女人，少说年龄就更为常见……”范乃晨又朝卧室里的席梦思床上看一眼，“这位客人的年龄与你们讲的有些不符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李碧、常荣感到非常惊讶，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从面部上看，他的实际年龄不会超过四十岁。”

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”常荣一边摇头，一边很有把握地分辩着说：“客人来这里已经六天了。我们虽然和他很少见面，但对他的实际年龄还是有所估计的。”

“常荣讲的很对。年岁大的人保养再好，也只能做到皮肤光润、细腻、白净，但是掩盖不住肌肉松弛，也掩盖不住额头、眼角的皱纹和下垂的双腮与眼袋。”

“对呀，如果要想弥补和消灭这些因年龄而带来的缺陷，只有去做整容术。”

常荣和李碧一唱一和的配合着。

范乃晨皱紧眉头，苦笑着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不相信，就亲自到床边去看一看。”

常荣和李碧真的又走进卧室，来到床边。可能是因为方才处于紧张、恐惧状态中，她们都被客人的昏迷给惊呆了，忽视了他的相貌和年龄。此刻她们的心情已经松缓下来。听范乃晨一说，才发现客人的年龄确实与经理讲的完全一致。从他的面部上看，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。他的相貌与原先那位客人不一样，更具体些讲，他与六天前来这里投宿的客人，不是同一个人。

李碧和常荣看过之后，木然地站在经理面前。

“你们已经仔细的看过了，他的年龄与我估计的相符吗？”范乃晨笑着问。

李碧羞赧地摇着头说：“你讲的对，不光是年龄有出入，我敢肯定这与登记住宿的那位客人，不是同一个人。”

范乃晨吃惊地问：“那么，这个人是什么时间来的呢？”

“不清楚。昨天我们交班的时候，先来的客人外出还没回来。”常荣记忆犹新地回答。

“这就怪了。”范乃晨的眉头拧成疙瘩。他苦苦地思索着，客人偷梁换柱的目的是什么呢……

外面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汽车司机匆匆的走进来说：“范经理，病人上车吧。”

范乃晨和服务员、司机一齐动手，将昏迷的客人抬进电梯。

这时，保卫科的同志赶来了。范乃晨嘱咐他们保护好现场，然后便离开饭店。

司机驾着汽车，风驰电掣般朝前驶去。

司机握着方向盘，左弯右拐，灵活的躲避着行人，不断加速，向前狂奔。沿着宽阔的柏油马路跑了一段，刷地来个急转弯，拐进一家医院的大门。

昏迷的客人被抬下汽车，直接送入急诊室。

一位中年医生立即赶来抢救，初步诊断，认为是中毒引起昏迷，原因待查。

血液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。医生看着化验单，两道浓眉渐渐收拢，最后拧在一起，叹息着说：“药物中毒！”

范乃晨暗一惊。他想，客人住在饭店，不论什么原因中毒，我们都有责任。属于药物中毒，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。于是急切地问：“请问，这位客人属于哪种药物中毒？”

“他服用大量的哒呱啶醇。这是一种强效安定镇静药。服用之后再喝些酒，会增强药的效力，本来很适量的药也会接近中毒死亡的剂量……”

“有没有生命危险？”范乃晨越发有些焦灼不安。

“很难讲……”医生按着客人的脉搏，沉思着说：“确实很严重。如果抵抗力强，可以延缓死亡时间，有抢救过来的可能性。”

“医生，您一定要想尽办法抢救过来，这是一位从香港来的旅游者。他的生与死是关系到祖国荣誉的大事。”

“我们的心情都一样。每个公民都有维护祖国声誉的责任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位客人抢救过来。”